

小柴胡汤治肝病小议

★ 羊燕群 周建虹 (江西中医药大学 南昌 330006)

关键词: 小柴胡汤; 肝病

中图分类号: R 256.4 **文献标识码:** B

小柴胡汤为《伤寒杂病论》中一首经典方,主治伤寒邪入少阳半表半里,口苦、咽干、目眩、寒热往来、胸胁苦满、默默不欲饮食、心烦喜呕等症。陈瑞春教授在五十余年行医过程中,学伤寒、用伤寒,认为凡表里失和,营卫不谐,脾胃不和,肝胆不利,肺气失宣,胸阳不畅,阴阳失衡,气血不调等证,皆可用小柴胡汤宣畅三焦,运转气机^[1]。在此仅就陈教授用小柴胡汤治疗肝病的经验,做一次小小回眸。

病例 1. 赵某某^[2],男,25岁,医生,1999年10月10日初诊。乏力1周,目黄、小便黄2天。自述1周来身感不适,精神疲惫,诸身酸胀,食纳不馨,厌油,大便稀软,口淡乏味,又淋雨1次,自服复方感冒灵后上述症状未见减轻,并且2天前出现双目发黄,小便深黄,现诸症仍如上,舌质淡红,苔白微黄腻,脉缓稍弦。肝功能检查示:ALT 800 U/L, AST 600 U/L, TBIL 90 mmol/L。乙肝两对半检查示1、3、5项阳性。诊断为急性黄疸型肝炎。方用小柴胡汤合平胃散加味,处方:党参15 g,柴胡10 g,黄芩10 g,半夏10 g,苍术6 g,厚朴10 g,陈皮10 g,藿香10 g,郁金10 g,炒谷麦芽各15 g,青皮10 g,炙甘草5 g。每日1剂,水煎分2次服。服药1周后复查肝功能:ALT 600 U/L, AST 400 U/L, TBIL 70 mmol/L, 食纳增加,疲乏减轻,舌苔白润微腻。守方加白花蛇舌草15 g、白马骨15 g。每日1剂,以药代茶,多次分服。连续服药30剂后复查肝功能各项指标均正常,食纳完全恢复,二便正常,临床痊愈。以柴芍六君子汤加味调理巩固。

按语:急性黄疸型肝炎,属于中医学“黄疸”范畴,根据临床症状又可分为阴黄、阳黄,但基本症状均可出现目黄、身黄、尿黄,并往往伴以消化功能减退,如腹胀、恶心、厌油、便溏等。《金匱要略·黄疸病

脉证并治》篇说:“黄家所得,从湿得之”;又《伤寒论·阳明病》篇说:“瘀热在里,身必发黄。”凡疫毒湿热蕴结中焦,阻滞气机,致肝胆失于疏泄,胆汁不能循以常道而外溢,中焦脾胃不能升清降浊而出现以上种种症候。用小柴胡汤疏肝理脾,适当伍以枳壳、郁金、川楝子、青陈皮等药中一、二味加强升降之力,伍以平胃散芳香化湿,醒脾和胃,并佐以白马骨、忍冬藤、白花蛇舌草、栀子、虎杖、茵陈等药中一、二味清热祛湿退黄,适当佐以炒谷麦芽、太子参健脾益胃,以助消化。总以恢复肝脾升降气机为治疗之准则。

病例 2. 宗某某,男,24岁,学生,2004年5月2日初诊。自述肝区隐痛,口粘,口干,大便正常,小便黄,余皆无不适,舌质淡红苔薄白,脉弦。乙肝两对半检查示1、3、5项阳性,肝功能检查示:ALT 179 U/L,余皆在正常范围。治以小柴胡汤加味:柴胡10 g,黄芩10 g,法夏10 g,党参15 g,炙甘草5 g,郁金10 g,香附10 g,炒谷、麦芽各15 g,白马骨15 g,蛇舌草15 g,蒲公英10 g,忍冬藤15 g。7剂,水煎服。自觉症状减轻。后陆续来复诊3次,均未变方,自行又照方服用,3个月后来复查,肝功能示正常。身亦无不适,遂停药,并嘱其生活要规律,学习要劳逸得当,并至少半年复查1次肝功能。

按语:《灵枢·五邪》曰:“邪在肝,则两胁中痛。”该患者除胁痛外,它症俱不明显,故辨为“胁痛”,责之以肝胆,木气不得舒畅,郁而生滞,经络阻滞,不通则痛。而追其根源,又可责之于湿热疫毒(乙肝病毒),因其年轻力壮,症未显现。故除用小柴胡汤畅达气机,调理肝脾外,又适当伍以白马骨、蛇舌草、蒲公英、忍冬藤等清热解毒祛湿之药以除疫毒湿邪。

病例 3. 吳某某,男,55岁,退休工人。1995年发现患有乙肝,1998年B超发现:(1)肝硬化;(2)脾

肿大。就诊时面色晦暗发黑，唇色紫暗，胃脘胀闷，时疼痛，嗳气多，纳食一般，大、小便正常，舌质暗红，苔白、根部厚腻，脉弦。处以小柴胡汤合四逆散加味：柴胡 10 g，法夏 10 g，党参 15 g，黄芩 10 g，炙甘草 5 g，白芍 10 g，枳壳 10 g，郁金 10 g，延胡索 10 g，丹参 15 g，三七 3 g，黄连 5 g，炒谷麦芽各 15 g，淮山 15 g，扁豆 15 g，白花蛇舌草 15 g，茵陈 20 g。7 剂。服药后觉腹胀稍减，继续按原方服药，服用 3 个月左右，纳食增加，大便不稀，在原方基础上加三棱 6 g、莪术 6 g，陆续服药 3 年余，面色逐渐转淡，隐隐透红润之色，口唇正红，舌质淡红，脉弦，腹胀痛亦消失，纳食佳，大、小便正常。后因其睡眠不佳，守方加二至丸、酸枣仁等药，病情稳定，B 超未见有病情进展。

按语：因肝硬化晚期常出现腹大如鼓，脉络暴露，临床常将其归之于“鼓胀”，而本患者因早期发现，尚未见“鼓胀”之症。从其面唇、舌质之色，一望即觉瘀象明显，而又有腹胀痛、嗳气，可辨为气机郁滞，肝脾不调之“肝积”证，治以舒肝健脾，化瘀消痞之法，用小柴胡汤合四逆散通畅气机，又能兼顾脾胃，合诸化瘀兼能行气之药活血化瘀、消痞散结，待脾胃功能恢复之时，适当伍以少量三棱、莪术，加强逐瘀消痞的力量。虽未用水蛭、虻虫之类化瘀猛药，渐消缓散，亦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。

病例 4. 饶某某，女，53岁，2004年5月8日初诊。自述2002年发现肝硬化，肝功能反复异常，现面色苍黄，神疲乏力，口苦，纳差，干咳，胸闷，腹胀大，未见有青筋暴露，大便平，小便色黄量少，身阵阵发热汗出，体温可高达39℃。肝功能检查示：ALT 57 U/L, AST 52 U/L, TBIL 13.0 mmol/L, ALB 29.3 g/L, AKP 198 U/L, GGT 178 U/L。B 超示：肝硬化，脾大，少量腹水，少量胸水（输入白蛋白治疗后）。处方以柴胡桂枝各半汤加味：柴胡、黄芩、桂枝、白芍、法夏、防风、郁金、青皮、炒鸡内金、瓜蒌壳各 10 g，党参、生牡蛎、炒谷麦芽各 15 g，炙甘草 5 g，生姜 3 片，大枣 3 枚。7 剂，水煎服。服药后未觉有明显改善，反腹胀甚，二诊守方加陈皮 10 g、枳壳 10 g，继进 7 剂。三诊时自述未再出现发热，腹胀消失，食纳增加，精神好转。守方再进 21 剂，精神明显好转，面色亦转滋润，体重增加，纳食香，偶有咳嗽，无腹胀腹痛，未服利尿剂而小便可保持有 800 mL 以

上，入夏后一改往年身热无汗之苦，身能微汗出，颇觉舒畅，后因胃脘部不适，以四逆散合朴姜夏草参汤加味调理善后。

按语：肝硬化腹水归之于中医学“鼓胀”病，病机总由肝脾受伤，疏泄运化失常，气血交阻，水气内停而致腹大如鼓，皮色苍黄。该患者不用一味利尿消水之药而达到水消之目的，足见中医治病求本、辨证论治之神奇。本例患者明显有肝气不畅、脾虚不运之症，见神疲乏力、口苦、腹胀、纳差；肝病及肺，肺气郁滞，又见干咳无痰，胸闷；气滞水停则见腹胀大，小便量小；中焦升降失调，引起全身气机不运，病及营卫不和，致毛窍不开，身热而无汗。通过小柴胡汤畅达肝气，调理脾胃，上宣肺气，下利三焦，调达内外，使郁开气畅，上下通调而诸症得消。

结语：

小柴胡汤中柴胡、黄芩为肝药，《本经》曰：“柴胡味苦平。主治心腹肠胃中结气……轻扬，疏肝达外。”黄芩苦寒降泄，清利上、中、下三焦。两药一升一降，使肝木得以调达，肝气得以舒畅，气机之升降出入得以复常态。人参、半夏、甘草、生姜、大枣均为脾药，人参、甘草甘温补脾，半夏和胃顺气，姜、枣养胃和营，亦可甘辛透达。经方新解，陈老用之于肝病治疗中，正切合了“见肝之病，知肝传脾，当先实脾”之意。再合以四逆散，加强调和疏泄之意；加淮山、扁豆、鸡内金等药健脾开胃益气；合平胃散醒脾和胃，健脾化湿；合桂枝汤调和营卫，解表散邪；有瘀象者，稍佐郁金、香附、丹参、赤芍等化瘀而不伤阴之品，陈老认为慢性肝病需久服中药，桃仁、红花、土鳖虫、水蛭、虻虫等破血动血、耗气伤阴，肝病本易阴伤，不可妄用；通过行气以化瘀，缓图功效，临床似更为可取；体壮之人，在肝病急性发作期，可适当选用白马骨、蛇舌草、蒲公英、野菊花等类清热解毒药，用量亦不可重；阴虚之证明显者，适当配以酸枣仁汤、二至丸等，以滋养肝肾之阴。

陈瑞春教授临床治疗肝病，总的原则是疏肝健脾，调理气机，轻剂缓图，虽然小柴胡汤药少量轻，经合理配伍，往往屡建奇功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陈瑞春. 陈瑞春论伤寒[M]. 长沙:湖南科技出版社, 1992. 182
- [2] 陈瑞春. 伤寒实践论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3. 177

(收稿日期:2005-03-19)